私家秘藏

禁毀

名著

私家秘藏
焚毁名著

主编　马松源

第十三卷

中国戏剧出版社

旧宫芳草

目　录

第一回　丑郎君怕娇偏得艳 …… (5)
第二回　美男子避惑反生疑 …… (33)
第三回　改八字苦尽甘来 …… (54)
第四回　失千金祸因福至 …… (65)
第五回　女陈平计生七出 …… (89)
第六回　男孟母教合三迁 …… (102)
第七回　人宿妓穷鬼诉嫖冤 …… (125)
第八回　鬼输钱活人还赌债 …… (140)
第九回　娈女为儿菩萨巧 …… (163)
第十回　移妻换妾鬼神奇 …… (179)
第十一回　儿孙弃骸骨奴仆奔丧 …… (195)
第十二回　妻妾抱琵琶梅香守节 …… (209)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

第一回　丑郎君怕娇偏得艳

诗云：

天公局法乱如麻，十对夫妻九配差；
常使娇莺栖老树，惯教顽石伴奇花。
合欢床上眠仇侣，交颈帏中带软枷；
只有鸳鸯无错配，不须梦里抱琵琶。

这首诗，单说世上姻缘一事，错配者多，使人不能无恨。这种恨与别的心事不同。别的心事，可以说得出、医得好，惟有这椿心事，叫做哑子愁、终身病，是说不出、医不好的。

若是美男子，娶了丑妇人，还好到朋友面前去诉诉苦，姐妹人家去遣遣兴，纵然改正不得，也还有个娶妾讨婢的后门。

只有美妻嫁了丑夫，才女配了俗子，止有两扇死门，并无半条生路，这才叫做真苦。古来“红颜薄命”四个字已说尽了。

只是这四个字，也要解得明白，不是因他有了红颜，然后才薄命，只为他应该薄命，所以才罚做红颜。但凡生出个红颜妇人来，就是薄命之坯了，那里还有好丈夫到他嫁，好福分到他享？

当初有个病人，死去三日又活转来，说曾在地狱中，看见阎王升殿，鬼判带许多恶人，听他审录，他逐个酌其罪之轻重，都罚他变猪变狗、变牛变马去了，只有一个极恶之人，没有什么变得。阎王想了一会，点点头道："罚你做一个绝标致的妇人，嫁一个极丑陋的男子，夫妻都活百岁，将你禁锢终身，才准折得你的罪业。"

那恶人只道罪重罚轻，欢欢喜喜的去了。判官问道："他的罪案如山，就变作猪狗牛马，还不足以尽其辜，为何反得这般美报？"阎王道："你那里晓得？猪狗牛马虽是个畜生，倒落得无知无识，受别人豢养终身，不多几年，便可超生转世；就是临死受刑，也不过是一刀之苦。那妇人有了绝标致的颜色，一定乖巧聪明，心高志大，要想嫁潘安、宋玉一般的男子。及至配了个愚丑丈夫，自然心志不遂，终日忧煎涕泣，度日如年，不消人去磨他，他自己会磨他自己了。若是丈夫先死，他还好去改嫁，不叫做禁锢终身；就使他自己短命，也不过像猪狗牛马，拚命一刀一索之苦，依旧可以超生转世，也不叫做禁锢终身。我如今教他偕老百年，一世受别人几世的磨难，这才是惩奸治恶的极刑，你们那里晓得。"

看官，照阎王这等说来，红颜果是薄命的根由，薄命定是红颜的结果，那哑子愁自然是消不去、终身病自然是医不好的了。

我如今又有个消哑子的愁、医终身病的法子，传与世上佳人，大家都要紧记。这个法子，不用别的东西，就用"红颜薄命"这一句话，做个四字金丹。

但凡妇人家，生到十二三岁的时节，自己把镜子照一

照，若还眼大眉粗，发黄肌黑，这就是第一种恭喜之兆了，将来决有十全的丈夫，不消去占卜；若有二三分姿色，还有七八分的丈夫可求；若有五六分的姿色，就只好三四分的丈夫了；万一姿色到了七分八分、九分十分，又有些聪明才技，就要晓得是个薄命之坯，只管打点去嫁第一等，每一名的愚丑丈夫。

时时刻刻以此为念，看见才貌俱全的男子，晓得不是自己的对头，眼睛不消偷觑，心上不消妄想。预先这等磨炼起来，及至嫁到第一等，第一名的愚丑丈夫，只当逢其故主，自然贴意安心，那阎罗王的极刑，自然受不着了。若还侥幸嫁着第二三等、第四五名的愚丑丈夫，就是出于望外，不但不怨恨，还要欢喜起来了。

人人都用这个法子，自然心安意遂，宜室宜家，哑子愁也不生，终身病也不害，没有死路，只有生门，这“红颜薄命”的一句话，岂不是四字金丹？做这回小说的人，就是妇人科的国手了。

奉劝世间不曾出阁的闺秀，服药于未病之先；已归金屋的阿娇，收功于瞑眩之后，莫待病入膏肓，才悔逢医不早。

我如今再把一椿实事，演做正文，不像以前的话，出于阎王之口，入于判官之耳，死去的病人还魂说鬼，没有见证的。

明朝嘉靖年间，湖广荆州府有个财主，姓阙字里侯。祖上原以忠厚起家，後来一代富以一代，到他父亲手里，就算荆州第一个富翁。

只有一件，但出有才之贝，不出无贝之才，莫说举人进士挣扎不来，就是一顶秀才头巾，也像平天冠一般，承受不

起。

里侯自六岁上学，读到十七八岁，刚刚只会记帐，连拜帖也要央人替写。内才不济也罢了，那个相貌，一发丑得可怜，凡世上人的恶状，都合来聚在他一身，半件也不教遗漏。好事的，就替他取个别号，叫做“阙不全”。

为什么取这三个字？只因他五官四肢，都带些毛病，件件都阙，件件都不全阙，所以叫做“阙不全”。那几件毛病？

眼不叫做全瞎，微有白花；面不叫做全疤，但多紫印；手不叫做全秃，指甲寥寥；足不叫做全跛，脚跟点点；鼻不全赤，依稀略见酒糟痕；发不全黄，朦胧稍有沉香色；口不全吃，急中言常带双声；背不全驼，颈後肉但高一寸；还有一张歪不全之口，忽动忽静；暗中似有人提；更余两道出不全之眉，或断或连，眼上如经樵采。

古语道得好：“福在丑人边。”他这等一个相貌，享这样的家私，也勾得紧了。谁想他的妻子，又是绝代佳人。

亲亲在日，聘过邹长史之女。此女系长史婢妾所生，结亲之时，才四五岁，长史只道一个通房之女，许了鼎富之家，做个财主婆也罢了，何必定要想诰命夫人？所以一说便许，不问女婿何如。

谁想长大来，竟替爷娘争气不过。他的姿貌，虽则风度嫣然，有仙子临凡之致，也还不叫做倾国倾城；独有那种聪明，可称绝世。

垂髫的时节，与兄弟同学读书，别人读一行，他读得四五行，先生讲一句，他悟到十来句。等到将次及笄，不便从师的时节，他已青出于蓝，也用先生不着了。写得一笔好

字，画得一手好画，只因长史平日以书画擅长，他立在旁边看看，就学会了，写画出来竟与父亲无异，就做了父亲的捉刀人，时常替他代笔。

后来长史游宦四方，将他带在任所，及至任满还乡。阙里侯又在丧中，不好婚娶。等到三年服阙，男女都已二十外了。

长史当日许亲之时，不料女儿聪明至此，也不料女婿愚丑至此。直到这个时节，方才晓得错配了姻缘，却已受聘在先，悔之不及。

邹小姐也只道财主人家儿子，生来定有些福相，决不至于鳅头鼠脑。那“阙不全”的名号，家中个个晓得，单瞒得他一人。

里侯服满之后，央人来催亲，长史不好回得，只得凭他迎娶过门。成亲之夜，拜堂礼毕，齐入洞房。里侯是二十多岁的新郎，见了这样妻子，那里用得着软凝温柔，连合卺杯也等不得吃，竟要扯他上床。只是自己晓得容貌不济，妻子看见定要做作起来，就趁他不曾抬头，一口气先把灯吹灭了，然后走近身去，替他解带宽衣。

邹小姐是赋过标梅的女子，也肯脱套，不消得新郎死拖硬扯，顺手带带也就上床。虽然是将开之蕊，不怕蜂钻；究竟是未放之花，难禁蝶采。摧残之际，定有一番狼藉。女人家这种磨难，与小孩子出痘一般，少不得有一次的，这也不消细说。

只是云收雨散之后，觉得床上有一阵气息，甚是难闻。邹小姐不住把鼻子乱嗅，疑他床上有臭虫。那里晓得里侯身上，又有三种异香，不消烧沉檀、点安息，自然会从皮里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

出来的。那三种？

口气　体气　脚气

邹小姐闻见的是第二种，俗语叫做狐腥气。那口里的，因他自己藏拙，不敢亲嘴，所以不曾闻见；脚上的，因做一头睡了，相去有风马牛之隔，所以也不曾闻见。邹小姐把被里闻一闻，又把被外闻一闻，觉得被外还略好些，就晓得是他身上的原故了。心上早有三分不快。只见过了一会，新郎说起话来，那口中的秽气，对著鼻子直喷，竟像吃了生葱大蒜的一般。

邹小姐的鼻子，是放在香炉上过世的，那里当得这个薰法？一霎时，心翻意倒起来，欲待起来呕吐，又怕新郎知道嫌他，不是做新人的厚道，只得拚命忍住；忍得他睡着了，流水爬到脚头去睡。

谁想他的尊足与尊口也差不多，躲了死尸，撞着臭鲞，弄得个进退无门。坐在床上思量道："我这等一个精洁之人，嫁着这等一个污秽之物，分明是苏合遇了蟑螂，这一世怎么腌臜得过？我昨日拜堂时节，只因怕羞不敢抬头，不曾看见他的面貌；若是面貌可观，就是身上有些气息，我拚得用些水磨工夫，把他刮洗出来，再做几个香囊与他佩带，或者也还掩饰得过。万一面貌再不济，我这一生一世怎么了？"思量到此，巴不得早些天明，好看他的面孔。谁想天也替他藏拙，黑魆魆的再不肯亮，等到精神倦怠，不觉睡去，忽然醒来，却已日上三竿，照得房中雪亮。里候正睡到好处，谁想有人在帐里描他的睡容。邹小姐把他脸上一看，吓得大汗直流，还疑心不曾醒来，在梦中见鬼，睁开眼睛把各处一相，才晓得是真，就放声大哭起来。

里侯在梦中惊醒，只说他思想爷娘，就坐起身来，把一只粗而且黑的手臂搭着他腻而且白的香肩，劝他耐烦些，不要哭罢。

谁想越劝得慌，他越哭越狠，直等里侯穿了衣服，走出房去，冤家离了眼前，方才歇息一会；等得走进房来，依旧从头哭起。

从此以后，虽则同床共枕，犹如带锁披枷，憎嫌丈夫的意思，虽不好明说出来，却处处示之以意。

里侯家里，另有一所书房，同在一宅之中，却有彼此之别。邹小姐看在眼里，就瞒了里侯，教人雕一尊观音法像，装金完了，请到书房。待满月之后，拣个好日，对里侯道："我当初做女儿的时节，一心要皈依三宝，只因许了你家，不好祝发。我如今替你做了一月夫妻，缘法也不为不尽。如今要求你大发慈悲，把书房布施与我，改为静室，做个在家出家。我从今日起，就吃了长斋，到书房去独宿，终日看经念佛，打坐参禅，以修来世。你可另娶一房，当家生子。随你做小做大，我都不管，只是不要来搅我的清规。"说完，跪下来拜了四拜，竟到书房去了。

里侯劝他又不听，扯他又不住，等到晚上，只得携了枕席，到书房去就他。谁想他把门窗户扇，都封锁了犹如坐关一般，只留一个丫环在关中服事。里侯四顾彷徨，无门可入，只得转去独宿一宵。

到次日，接了丈人丈母，进去苦劝，自己跪在门外哀求，怎奈他立定主意，并不回头。过了几时，里侯善劝劝不转，只得用恶劝了。吩咐手下人，不许送饭进去，他饿不过，自然会钻出来。

谁想邹小姐求死不得，情愿做伯夷、叔齐，一连饿了两日，全无求食之心。里侯恐怕弄出人命来，依旧叫人送饭。

一日立在门外大骂道："不贤慧的淫妇！你看什么经？念什么佛？修什么来生？无非因我相貌不好，本事不济，不能够遂你的淫心，故此在这边装腔使性。你如今要称意不难，待我卖你去为娼，立在门前，只拣中意的扯进去睡就是了。你说你是个小姐，又生得标致，我是个平民，又生得丑陋，配你不来么？不是我夸嘴说，只怕没有银子，若拚得大注银子，就是公主西施，也娶得来！你办眼睛看我，我偏要娶个人家大似你的、容貌好似你的回来，生儿育女，当家立业。你那时节不要懊悔！"邹小姐并不回言，只是念佛。

里侯骂完了，就去叫媒婆来吩咐，说要个官宦人家的女儿，又要绝顶标致的，竟娶作正，并不做小。只要相得中意，随他要多少财礼，我只管送。就是媒钱也不拘常格，只要遂得意来，一个元宝也情愿谢你。

自古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只因他许了元宝谢媒，那些走千家的妇人，不分昼夜去替他寻访，第三日就来回复道："有个何运判的小姐，年方二八，容貌赛得过西施。因他父亲坏了官职，要凑银子寄到任上去完赃，目下正要打发女儿出门，财礼要三百金，这是你出得起的。只是何夫人要相相女婿，方才肯许；又要与大娘说过，他是不肯做小的。"

里侯道："两件都不难。我的相貌其实不扬，他看了未必肯许，待我央个朋友做替身，去把他相就是了；至于做大一事，一发易处。你如今就进关去对那泼妇讲，说有个绝标致小姐要来作正，你可容不容？万一吓得他回心，我就娶不

成那一个，也只当娶了这一个，一样把媒钱谢你。”那婆听了，情愿趁这注现成媒钱，不愿做那椿欺心交易，就拿出苏秦、张仪的舌头来，进关去做说客。

谁想邹小姐巴不得娶来作正，才断得他的祸根，若是单做小，目下虽然捉生替死，只怕久后依旧要起死回生。就在佛前发誓道：“我若还想在阙家做大，教我万世不得超升。”

媒婆知道说不转，出去回复里侯，竟到何家作伐。约了一个日子，只说到某寺烧香，那边相女婿，这边相新人。

到那一日，里侯央一个绝标致的朋友做了自己，自己反做了帮闲，跟去偷相。两个预先立在寺里等候。那小姐随着夫人，却像行云出岫，冉冉而来，走到面前，只见他：

眉弯两月，目闪双星。摹拟金莲，说三寸尚无三寸；批评花貌，算十分还有十分。拜佛时，屈倒蛮腰，露压海棠娇着地；拈香处，伸开织纤指，烟笼玉笋细朝天。立下风，暗嗅肌香，甜净居麝兰之外；据上游，俯观发采，氤氲在云雾之间。诚哉绝世佳人，允矣出尘仙子！

里侯看见，不觉摇头摆尾，露出许多欢欣的丑态。自古：“两物相形，好丑愈见。”那朋友原生得齐整，又加这个傀儡立在身边，一发觉得风流俊雅。

何夫人与小姐见了，有期么不中意？当晚就允了。里侯随即送聘过门，选了吉日，一样花灯彩轿，娶进门来。

进房之后，何小姐斜着星眸，把亲郎觑了几觑，可怜两滴珍珠，不知不觉从秋波里泻下来。里侯知道又来撒了，心上思量道：“前边那一个，只因我时门时节娇纵了他，所以后来不受约束。古语道：“三朝的新妇，月子的孩儿，不可

使他弄惯。我的夫纲，就要从今日整起。”主意定了，就叫丫环拿合卺杯来，斟了一杯送过来。何小姐笼着双手，只是不接。里侯道：“交杯酒是做亲的大礼，为什么不接？我头一次送东西与你，就是这等装模作样，后来怎么样做人家？还不快接了去！”何小姐心上虽然怨恨，见他的话，说得正经，只得伸手接来，放在桌上。

从来的合卺杯不过沾一沾手，做个意思，后来原是新郎代吃的。里侯只因要整夫纲，见他起先不接，后来听了几句硬话就接了去，知道是可以威制的了，如今就当真要他吃起来。对一个丫环道：“差你去劝酒，若还剩下一滴，打你五十皮鞭！”丫环听见，流水走去，把杯递与何小姐。小姐拿便拿了，只是不吃。里侯又叫一个丫环去验酒，看干了不曾。丫环看了来回复道：“一滴也不曾动。”里侯就怒起来，叫劝酒的过来道：“你难道不是怕家主的么！自古道：‘拿我的碗，服我管。’我有银子讨你来，怕管你不下！要你劝一钟酒，都不肯依，后来怎么样差你做事！”叫验酒的扯下去重打五十，打轻一下，要你赔十下！验酒的怕连累自己，果然一把拖下去，拿了皮鞭，狠命的打。何小姐明晓得他打丫环惊自己，肚里思量道：“我今日落了人的圈套，料想不能脱身，不如权且做个软弱之人，过了几时，拚得寻个自尽罢了。总是要死的人，何须替他啕气？”见那丫环打到苦处，就止住道：“不要打！我吃就是了。”里侯见他畏怯，也就回过脸来，叫丫环换一杯热酒，自己送过去。

何小姐一来怕啕气，二来因嫁了匪人，愤恨不过，索性把酒来做对头，接到手，两三口就干了。里侯以为得计，喜之不胜，一杯一杯，只管送去。何小姐量原不高，三杯之

后，不觉酩酊。

里侯慢橹摇船，来捉醉鱼，这晚成亲，比前番吹灭了灯，暗中摸索的光景，大不相同。何小姐一来酒醉，二来打点一个死字放在胸中，竟把身子当了尸骸，连那三种异香，闻来也不十分觉察。受创之后，一觉直睡到天明。

次日起来，梳过了头，就问丫环道："我闻得他预先娶过一房，如今为何不见。"丫环说："在书房里看经念佛，再不过来的。"何小姐又问："为什么就去看经念佛起来？"丫环道："不知什么原故，做亲一月，就发起这个愿来，家主千言万语，再劝不转。"

何小姐就明白了。到晚间睡的时节，故意欢欢喜喜，对里侯道："闻得邹小姐在那边看经，我明日要去看他一看，你心下何如？"

里侯未娶之先，原在他面前说了大话，如今应了口，巴不得把何小姐送与去他看看，好骋自己的威风，就答应道："正该如此。"

却说邹小姐闻得他娶了新人，又替自己家欢喜，又替别人担忧，心上思量道："我有鼻子，别人也有鼻子；我有眼睛。只除非与他一样奇丑奇臭的，才能够相视莫逆；若是稍有几分颜色、略知一毫香臭的人，难道会相安无事不成？"

乃至临娶之时，预先叫几个丫环，摆了塘报："看人物好不好，性子善不善，两下相投不相投，有话就来报我。"

只见娶时门来，头一报说他人物甚是标致；第二报说他与新郎对坐饮酒，全不推辞；第三报说他两个吃得醉醺醺的上床，安稳睡到天明，如今好好在那边梳洗。邹小姐大惊道："好涵养，好德性，女中圣人也，我一千也学他不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